



## 悠悠我心，十年特藏情

徐惠敏

還記得讀世新三專一年級，上中文分類的第一堂課時，徐小鳳老師請同學們寫一篇「我所認識的圖書館」；在這篇文章中，圖書館對我而言是個既陌生且又害怕進入的一幢建築物，在考上世新圖書資料科前，甚至都還不知有圖書館這一學系；我一直以為圖書館不就是可以帶書進去溫習功課的地方嗎？而且在你進入時，大家都會抬頭看，這就是我一直害怕進入圖書館的原因。可是等上課後，才知道還有這麼多的理論要學習、認識，更想不到的是自己會真正的進入圖書館為讀者服務，當然也更明白在圖書館中不會有人在意誰進誰出，而今想到當初害怕進圖書館原因時，還會暗暗竊笑自己是多麼的幼稚。

進入中央圖書館是在一個偶然機緣下，編目組因有工讀生的缺額，想想畢業在家閒待也快一年了，有個工作也不錯，就欣然的接受這一工作，那是民國70年6月的事。隨著歲月的累積，有機會由工讀生升任額外助理員，再因館內招考自動化人員，慶幸錄取後，被分配進入特藏組從事善本自動化工作，自此開啓了我對版本學基礎的認識。特藏組退休編輯李清志先生是第一位我要感謝的人，他引導我進入版本學及認識善本的領域中，也經由他的規劃及設計，善本自動化才能提昇至今日的成果。已故編纂張棣華小姐亦是我版本學的啓蒙老師，如今我還是很懷念她、感謝她，在南海路舊館小辦公室中，常可聽見她爽朗的笑聲，今猶在耳邊響起，相信館內較資深的同事亦有相同的心情。本組目前代主任盧錦堂編輯，他更是激起我對善本及舊籍再深入探究的動力，有關這方面的資料及圖書不吝的借我參考、講解。顧力仁編輯亦給我很大的鼓舞，有次和他聊天，因編目工作接觸不少石印本的舊籍，我透露出對石印本的好奇與興趣，自此他就常鼓勵我寫篇有關石印本這方面的文章，還指導我如何蒐集資料、如何擬大綱，熱心誠懇的工作態

度教我不忍心拒絕。寶華更是我的「親密戰友」兼老伙伴，我們從小姐時代開始共事，到彼此都是兩個孩子的母親，其間的個性互補與工作互助，更使這情誼延伸到先生、小孩之間；寶華寫的一手好文章及查資料的快速，更是工讀生流替時的最佳指導人與工作保持順暢的安定人，一直為歷任主任所倚重。秀芳、秀珍在工作上替我分勞解憂，彼此的默契就在和諧氣氛下培養、散發。特藏組十年中，修裱方面的技術，呂起森先生是我入門的師父，不厭其煩指導、糾正，傾囊相授，在他心中這就是傳承，不管有形的修裱技術或無形的專業執著，都使我受益良多。

匆匆十年過去了，在一些新進同事眼中，堅守相同工作崗位達十年之久，是不可想像的事，但在圖書館中相同的例子比比皆是；也許是環境時空造成價值認知的不同，初到圖書館當工讀生時既不求高薪，也不求輕鬆工作，但求一份工作以證明自己尚是有用之材。安定中求進步，是我的生活寫照，很慶幸幸運之神一直在每一階段中提供機會，讓我隨著圖書館的成長而成長。

五十周年館慶在南海路舊館，其盛況至今記憶猶新，假如十年是一個分界點，今又逢一甲子六十周年館慶的到來，十年之中經歷了人事變遷、館舍新建、軟、硬體設備的擴充與更新，而特藏組也由原來的10位同仁，增加至26位同仁，每個人的分工愈仔細，伴隨新科技的使用，更提昇了對讀者的服務功能與項目。當看到新加入的工讀生羣時，內心所浮映的影像有如從她(他)們身上再看到以前的自己，新的十年有如薪火相傳一般再被點燃，只有更創新、更豐富。

• 徐惠敏小姐，現任本館特藏組雇員。



## 「夜」在中央圖書館

十年述往

嚴鼎忠

### 一、前言

民國64年初，在偶然的機緣下，進入了中央圖書館編目組工讀，此為與圖書館結緣之始。而後升學、服役，自69年9月起任公職，即在圖書館這個行業裏成長。72年11月蒙時閱覽組張主任錦郎推薦，王館長振鵠首肯，進入中央圖書館服務，在閱覽組一待，迄今年四月，已有九年半的時間，也正是人一生中的黃金十年；期間一邊工作，一邊完成大學學業，而後為人夫、為人父，再到研究所進修，至今為人師，可謂一直不斷有所「長進」。回首過往的歲月裏，中圖伴我成長，已有種不可言喻的「革命感情」。今值邁入人生的另一階段之際，總有幾分眷顧的往事，擬以個人感觸最深的「夜」——開館、國慶、展覽和出版等四項主題，記述一羣曾默默於工作崗位，奉獻一己之力，努力地完成既定目標的先進同儕。

### 二、開館之夜

民國75年7月21日上午，南海路館舍發出第一部載滿本館藏書的小貨車，中圖的搬遷工作於焉開始，隨後中山南路館舍內藏書的定位整理、設備的安裝調整都依序進行，在陸續完成時，籌備開館活動的工作也正積極進行。閱覽組負責了開館展覽與開放供眾參觀三天的任務，當時我被分派規劃供眾參觀的工作。整個活動從館方形象的傳達、參觀路線的安排、定點解說員與導覽人員的選派訓練等等，就其規模和方式而言都屬創舉。

為了使參觀的民衆，能夠對館舍與服務有更多的認識，以奠定其日後利用本館館藏的基本理念，我們決定於各主要參觀重點位置，設置一展示牌，以圖文方式來說明該區域的特色、功用與服務等，以彌補解說人員之不足。為了做好解說導覽與定點海報的製作

，我們請各單位提供簡明書面資料，又為了節省費用，爭取時效，決定自己製作這批海報。在兼顧美觀清晰的前題下，文字部分委請廠商照相打字，再將這些字體製作成各種分色原稿，利用組內新購置的多色複印機，並運用放大功能，一次一種顏色逐次套印海報。（目前陳列在善本書室門口的二座展示牌，就是當時製作而仍被使用者。）由於套印的過程中常因為套色位置偏差、進紙時間不對等而造成許多廢品，使得製作難度高而成品效率低。

9月27日，開館的前一天，許多製作海報的準備工作才齊全，於是大家分工，有的裁開美術海報紙做襯底，有的製作各色底稿，有的校對文字；製作的工作到了晚上十時左右，才完成20餘幅中的8幅。然挑燈夜戰到了午夜，偏遇影印機故障不能運轉，在無法找到維修人員的困境下，我們只得停工，至閱覽區巡視各以紅絲帶圈圍出來的參觀路線是否適當，並將已製作完成的說明牌，先搬運至各定點。

巡視各閱覽室時，面對燈火通明的館舍，回想到新館硬體建築將完成之際，館方要求使用單位會同驗收，在閱覽組內女士眾多的情形下，此一工作又由我擔任，那時整天在館中四處川梭奔跑，因此對四處角落知之甚詳。猶記得有兩個晚上，王館長振鵠要求各單位派人留下來檢查照明，陳柏森與王秋華二位建築師亦在列中，我們逐一檢查各樓層的照明情形，從陳建築師的敘述中，對於本館之建築設計理念有了更進一步的體認。如：閱覽大廳入口處挑高二層樓高的做法，旨在使入館讀者自覺渺小，而其視線所及為全館總目錄櫃（今已移至參考室旁之川堂），再抬頭仰望則見到各樓層書庫，窗景所呈現一列列置滿書刊的書架等，此無一不在暗示「知識之浩瀚無涯」，令讀者在自覺不足的體念下，引導其立志追求知識的奧秘與樂趣。本館燈光的设计，在空間照明上，為因應世界



性的能源危機問題，只提供足以辨識空間內物品的基本亮度，另由各閱覽桌上的個別照明來提供讀者閱讀所需的光度。而此一四周光源較弱，閱讀燈光較強的設計，亦有助於提供讀者在大空間中，另闢出一屬於自己的區域，營造出一適合閱讀與研究的學習環境。

在查檢室外燈光時，我們發現外牆的燈光不夠亮，陳建築師略為感嘆的提到，原設計館舍四周的照明，足可於夜間將中圖整個建築物烘托出來，惟王館長有鑑於每月電費昂貴，而予以刪去，使得中圖的夜景有些黯然。由館外我們可以看到二樓、五樓沿馬路的閱覽室，採大型落地窗，往來行人可輕易見到館內讀者，伏案認真閱讀的用功景象，其設計無一不是希望能觸動其入館閱覽的原始慾望。

當回到二樓辦公室，重新檢查複印機，始發現故障乃是由於一支米達尺卡在紙槽所致，清除後又繼續製作海報，待全部完成移置於定位時，已是清晨五時許。此時身心疲憊，欲回家先梳洗一下提提精神，再回來面對開館忙碌的一天。在路過大門口時，看到宋主任建成等人，正在忙著督導工人將銅製的館徽，吊焊在大樓正面壁上，大伙人都在為開館無怨無悔的忙碌著，堅守崗位奉獻自己。這一夜，我看到了新館的美與善，更見到了中央圖書館如虹的士氣與館舍相互輝映，呈現無限的希望和朝氣！

### 三、國慶之夜

圖書館的經營，地理位置的選擇是極為重要的。早年館舍位在南海學園內，每每坐上計程車告訴駕駛先生到「中央圖書館」，極少不再問「圖書館？在那裏？」自從新館遷建中山南路後，入館閱覽人數激增，此一現象已大為改觀，地點的適中，可謂居首功。然而位於「博愛管制區」，除了建築物樓高受限以外，每逢雙十國慶慶典，還得將館舍暫時交給憲警「保管」。由於家居離館僅數分鐘腳程的南昌路上，因此閱覽組留守人員，大多有我一個。

每年10月9日，本館照常開放閱覽至晚上九時，留守人員通常在下午六時許點名分組，前往各指定辦公室等空間，先自行檢查水電安全，無慮後貼上封條，表示該室的安檢工作全由館方負責。記得剛搬遷來的那年未諳程序，由憲警人員進入各辦公處所查檢，除耗費許多時間外，翻箱倒櫃造成不少困擾。至晚上九點讀者離去後，閱覽區關閉，留守同仁再至閱覽區各處逐一查檢。約至晚上十時許，一隊武裝與便衣



民國75年5月31日是本館南海路館舍的最後一夜

憲兵進入本館，在與館內同仁混合任務編組後，將全館由樓頂至地下二樓，逐層、逐室再詳加查檢。通常內部的安檢工作要到凌晨一、二點鐘才完畢。有時尚得再配合一波波的外檢單位，到館舍外之庭園區檢查。待檢查工作告一段落後，大伙兒喝茶吃小點，或三五羣聚聊天，或獨自覓處小憩。天明後，原先的人員已交班離去，換來一隊精神飽滿的年輕憲兵弟兄駐進館中，人員進出皆受其管制，館內同仁如未配帶特別通行證者，均不准進入。這一「保管」措施必須到慶典活動結束後，方才解除。

每逢這樣的夜晚，在館內閱覽區查檢時，於各室燈火明暗起落間，見到靜靜排列在架上的書刊，似乎看到了人類文明的延續，本本都蘊藏著無限的生命與希望，似乎世界變得寧靜與無爭。回到一樓待命時，不覺又得回復到國家、政治、社會的現實世界，不期然的沈思著，這一代的中國人，到底在為什麼而「爭」而「拼」呢？那時真想再回到書的世界中去。

### 四、展覽之夜

圖書展覽，是圖書館將圖書文獻與讀者結合的積極做法，這種為書找讀者，為讀者找書的紅娘工作，在多元化社會裏越來越不討「喜」，也難怪現在組內同仁每每聽到辦展覽就色變，因為展覽等於「通宵達旦」的代名詞，這種有時間性的活動，壓力很大，尤其是日子定了，帖子發了、客人請了，到時候不但絕對不能開天窗，還要「好看」才行。舉辦展覽是一講求慎密規畫、分工合作、須充分並高度發揮團隊精神的工作，在過程中往往充滿變數和不安定性，稍有疏失，都將影響到成果的展現。因此，若是「求好心切

」的人來辦展覽，那註定要「熬命」。

在閱覽組近十年內，經辦的大小展覽有十餘次，約略歸納可分成三大類型：

(一)圖書為主，徵集居先；目錄為重，揭示館藏：例如「利用圖書館資料展覽」、「法國藝術圖書展覽」、「全國雜誌大展」、「全國文化會議政府出版品展覽」等。此類展覽主要由館方向各界廣徵展出資料，是圖書館採訪工作的延伸，在獲得大批資料後，再著手編製專題文獻目錄，藉著目錄的編製來延續展覽生命，指導讀者有效利用館藏，並補充國內參考工具書之不足。此類展覽囿於經費的限制、場地的狹窄及展品巡迴全省各地的考量，整個展場在視覺上，無法有令人震撼的表現，然而展覽目錄的實用性，卻於數年後仍有國內外讀者來函索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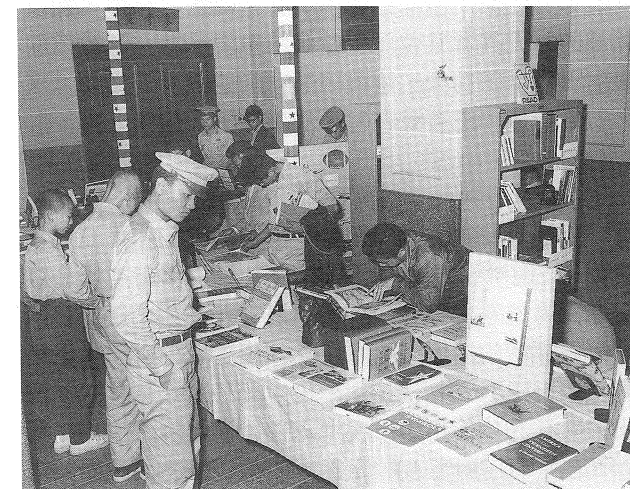
(二)徵求特定文獻，自行加工整理，詳細介紹說明，增進民衆認識：如「當代女作家作品展」、「現代詩三十年展覽」、「當代文學史料展覽」、「圖書館學文獻暨中外書訊展覽」、「許晏駢（高陽）先生紀念展」等。在此類型中，一種是向作家徵求其相關文獻資料，再由圖書館建立出一套整理的模式，將其有系統的展現出來。其目的在喚起知識的製造者（作家）與消費者（讀者），都能善加整理手中所握有的書刊文獻，促使其成為可再運用的活資源。另一種，是將館中所收藏該主題的文獻資料，加以檢出複印、分類裝訂，使其達到便於直接利用的目的。此法對於讀者頗有啟發作用，也是圖書館員率先活用館內資源的方式（圖書館員不利用館藏，就無法知道館藏的虛實，也無法瞭解其質量與編排方式是否恰當），對於蒐集新資料、補齊缺漏，均有莫大的助益。

(三)深化館藏資料，結合學術研究；展場生動引人，以達雅俗共賞：如「明代版畫藝術圖書特展」、「中國傳統年畫藝術特展」等。此類型展覽有二大特色，一是工作人員必須將展出主題先行瞭解吸收，再轉化成一般民衆淺顯易懂的方式，加以宣導推廣；另一是將館藏資料，提供專家學者做進一步的研究。這種兼顧學術研究與普及民衆文化知識教育的展覽，較之前二類型更能獲致宏大的效果，參與的讀者羣也較廣，是較有成效的展覽方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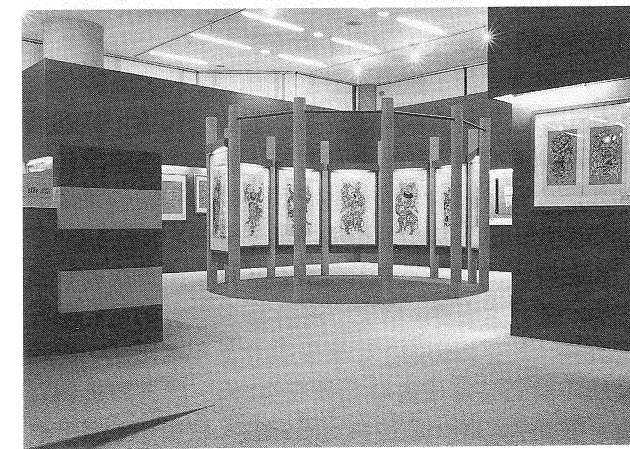
本館在南海路時期辦的展覽，屬於「目錄布置樣樣有，人少沒錢又要好」，當時每次展覽經費僅有約十餘萬元，扣除目錄印刷費、圖表與展品標示說明製作費外，剩錢不多，其餘都得購買材料自己動手加工

製作，使得原本不足的人手更加忙亂，每到靠近展期，全組十餘人幾乎全部投入幫忙。因此，南海路時期辦展覽就避不掉「熬夜」的命運。

辦第一種類型的展覽時，重點在目錄，目錄必須在展出前幾天就得進廠印刷，是否能夠如期印出，就看印刷廠商的努力程度。因此，展覽前一天大多在午夜以前就可布置完畢打道回府，安心睡覺。辦第二類型的展覽時，是將資料蒐集後，加以複印黏貼，分類整理，其所製造出來的資料，成為圖書館的另一種館藏資源。此類展覽常會面臨資料浩繁，蒐集線索越多，似乎永無止期，資料的整理也是持續不斷增加。如果能「狠」心定下截止日期，尚能順利推出。然而工作同仁多抱持好還要更好，好不容易獲得的資料



本館早期與近期展覽對比：上圖為民國50年舉辦的「中美新書展覽」，吸引大批學子；下圖為民國80年舉辦的「中國傳統年畫藝術特展」，重視展場規劃設計





，怎可輕言捨去的工作態度，只好賣命的去完美它（而非結束它），導致往往展覽的前一刻，仍然在努力的「充實」展品。第三類型的展覽，由於呈現「全方位」的展出形態，陳列展品只是展覽的一項，展覽專輯的出版、視聽媒體的拍攝、錄音導覽的製作，示範表演的實施、座談會的舉辦、贈品的分送，參觀民衆的招攬等等，使得事前的工作進行的十分艱苦，「熬夜」的日子不再只是展覽的前一天，各個階段都有可能放棄假期，犧牲睡眠。

展覽的「夜」最是漫長，其必須達成順利推出的基本要求，避免嚴重的瑕疵或錯誤，克服患得患失的心理，強撐已經長期透支的肉體，這種度夜如年的日子，總讓留下熬夜的同仁，身心俱疲，此一「折磨」實非親身體驗的人所能感受一二。這樣的夜晚，雖然終能不辱使命，但同仁的損失卻是無法於日後可加以彌補的。尤其當某位同仁重病的母親，就在其熬夜的晚上撒手西歸而去，這種因公而未能顧及人倫的愧疚，似乎永遠伴隨著我在每一次展覽的「熬夜」裏。

### 五、出版之夜

由展覽目錄的編印開始，出版印刷工作成爲閱覽組同仁的一項歷練，在民國 75 年假中山南路館舍舉辦「圖書館學文獻暨中外書訊展覽」以前，展覽目錄大多由那時的閱覽組張主任錦郎親自編校督印，協助同仁曾有王國昭先生、李曉星、錢月蓮、劉美鴻、陳文采、孫秀玲等小姐，我則處理展場的打雜工作，所以尚無在打字行熬夜校對至天明的經驗。而我開始爲印刷熬夜是在出版「臺閩地區圖書館調查錄——民國七十四年」乙書時，記得凌晨一點，一通電話告知在封面打凸圖案上遭遇困難，希望能到現場商量對策，否則將延誤交貨時間。於是機車一騎，頂著寒風，在東園區的小巷道中，找到了燈光微明的小型加工廠，將問題解決。第二次是爲歡送王館長，由薛吉雄先生、顧力仁先生等人編輯「王振鵠先生」乙書，從撰稿到印刷成書僅 17 天。在完稿後，與宋主任建成二人到設計公司，看稿件、標顏色與決定付印前待確定的細節部分，二人直到五時天明始回到館中。

往後因編印圖書而於例假日，同仁全體出動校稿之事，更經常發生，不計其數。印象較深的是「明代版畫展」的專輯印製，由於正值會計年度將屆，完稿後的印刷到裝訂成書時間僅有 20 天。該書厚近四百頁，採五色印刷，當時負責承印的「秋雨」，爲爭取

時效，決定於林口、臺南二地同時開印，爲追求高品質，組內同仁亦分成二組，前往二地工廠督印。那時我和林素甘小姐搭機到臺南，直奔工廠，於印刷機旁逐張檢驗成品，由於該公司採 24 小時作業，工人分三組輪流操機，到了晚上女孩子不便留在工廠，於是由我負責下半夜，與印刷師傅共同奮鬥。在印刷機的隆隆聲，陣陣的油墨味中，看到書版一頁頁的印出，針對套版的準確度與色澤的忠實度，絲毫不馬虎的檢驗，全然沒有疲倦之感。天明後即刻帶著印好的成品趕回臺北林口廠，比對相鄰二頁的印品在色彩上的差異，這種對印刷品質的認真要求，一直成爲同仁的堅持，也是我們工作企圖心的表現，每當成書受到肯定，我們的勞累和汗水，便化爲滿足的歡笑。

出版之夜，無論在設計公司或印刷廠，我看到了臺灣經濟奇蹟真實的一面，勤奮的國人埋首於工作崗位上努力不懈，也常自問我們是否屬於「新」的公務人員？對於組內額外人員的投入，尤令人激賞。在無數次印刷廠挑燈的夜晚裏，我們培訓了一組對印刷出版事務有深切瞭解的工作伙伴，也頗爲珍惜這一段年輕打拼的日子。

### 六、後語

公務員「朝九晚五」、「正常上下班」，一直是大家所熟知認定，然而圖書館開放到晚上九時，已打破了這一慣例和格局；基於業務的需要，歷年來館內同仁都有「陪」上夜班的工作機會與經驗，茲逢本館六十周年館慶，不去追憶自己曾經從事的圖書館閱覽服務、調查統計、圖書館導覽、暑期研習等工作，而僅著筆與同仁挑燈夜戰的諸事，除記述心中感受，與昔日伙伴共憶那段難忘的夜晚外，更希望這種秉承前人的工作精神（詳見盧荷生先生撰「憶往述懷」，載文史哲雜誌 3 卷 1、2 期；喬衍瑄先生撰「一五一十：十五年圖書館員生涯」，載本館館訊 10 卷 4 期），能夠一直延續下去。惟因爲說「夜」，都是在夜晚動筆，夜深人靜，思緒猶如長夜漫漫，不知不覺中多想了一些。最後說明一點，每當在熬夜時，大家都發誓下次絕不再如此，可是當需要再熬夜時，大伙仍然是堅守著將工作「做完」、「做好」的理念，繼續在夜裏賣命，祈待天明，展現最好的一面。

• 嚴鼎忠先生，現任本館閱覽組幹事。



〈同仁篇〉

## 荷塘歲月

### 記一段「丐幫」小史

孫秀玲

初入而立之年的我，歲數不算太大，但與中央圖書館卻已有十載的交情。十年雖不是頂長，可那是我的「黃金時段」呀！對中圖而言，這十個寒暑之間的變化，更是它的「歷史轉型期」！

回想起十年前，那是大二下學期，我選修當時任閱覽組主任張錦郎老師所開的「研究方法指導」一門課。選修前諸多學長早已諄諄訓勉「這是一門會令你『永生難忘』的學科」，語氣裏頗有點兒不可言喻的神秘。當時，我初任班代，遑遑不安，心裏直惦記著學長的訓示——「上課時，要專心，老師喜歡問問題」！果不期然，第一堂課，我看見一個鬚髮戴黑框深度眼鏡的教授，疾步上了講臺，眼光遍訪同學之後，便點名考問，咋舌瞠目的表情此起彼落。不堪的是，同學們答不出的問題，老師便照例問「班代會不會？」「班代知不知道？」一百分鐘下來，記不得回答了多少「不知道」，自信心隨著回答的次數而逐一被摧毀得蕩然無存！最後，老師說：「當班代，什麼都不會，算什麼班代？一定沒有去過圖書館！以後要常去，否則……」就這樣，我掉入圖書館夢魘的深淵，與這個叫人既愛又怕的圖書館糾葛了十個春秋。

72 年進館時，是擔任額外人員，負責閱覽組目錄室圖書的管理，原本對圖書館懵懵懂懂的我，從這時開始汲取相關的知識，經由同事前輩的教導，憬然發覺圖書館員的工作原是如此的豐富多樣且「有學問」。全然不似外界所想像的「很輕鬆，可以看很多書，很有氣質。」尤其是看見當時擔任參考諮詢的唐潤鈿及何秀薇小姐，他們的博學多識，更令我欽羨不已，心中暗暗以他們作爲學習的榜樣。

當時，閱覽組共有五個專室，二個普通閱覽室，幾乎所有面對讀者的工作人員，都是在學的學生，職位低，薪資少，因此彼此戲稱是「丐幫」！話說身爲「丐幫」一分子，這飯碗還真是不好端，常常得忍受讀者們的批評和責難，特別是碰上「位居高官」的讀者，更是得小心謹慎，一不小心，有所閃失或得罪，

就會收到如下的訓示：「你不認識我呀！你大概是新來的，我和你們館長是老朋友，下次要注意你的態度。」這還好，若是遇上個閱覽年資超越你工作年資的老讀者，那就更糗了！「這個書，我天天都要看，爲什麼不見了，你不知道這書是我每天要看的嗎？」有時嗓門粗、脾氣大的讀者一吼起來，真讓人臉躁心慌，每每要請「幫主」——主任出來賠禮打圓場。想來，幫主這位子還真不是凡人能幹的！

每回受到讀者責難後，我們這些受難同僚便會趁著午休的時間，到附近的荷花池畔去發洩！踱步花廊，望著滿塘迎風搖曳的田田荷葉，心中的憤懣逐漸消弭無形，荷塘遂因此成爲我們消氣的絕佳勝地。

不僅要受氣，有時還得忍受無聊讀者的騷擾，狀況輕的，只是天天出現在眼前，面帶微笑地注視你一整天。情形嚴重的，更或以言語或書信，甚至一路跟蹤你回家，不一而足，直搞得人心惶惶，精疲力竭還不罷休！難怪有人戲謔道「圖書館無美女」，原來美女都給這些讀者嚇跑了！而身兼幫主的主任，除了折腰，每逢辦展覽，他老人家還得自掏腰包慰勞我們的加班，甚至熬夜！所以儘管身入「丐幫」，但我們卻能「甘貧如飴」。公餘之暇，主任更極力鼓勵我們再進修，就這樣，不斷有人離開高就他職，而我也僥倖考取研究所，但沒有離開這個我熱愛的工作場所。

遷至巍峨的新館後，周遭環境已有巨變，代之荷塘的是四通八達的交通要衢，業務也急速擴展，人手益顯不足，第一線的服務人員增多了，但仍多爲工讀生，儼如「丐幫二代」，而我們這些老人則已四散各處。這期間，感謝宋主任的提拔，擢我任參考諮詢，使得償年少時的宿願，能在這個良好的環境中安心成長。每值晚班，看著各個專室裏的工讀生在爲讀者服務，不免要擔心當他們遭逢讀者責難時，要如何宣洩他們的不快，這使我益發思念起那一泓荷塘景致。

• 孫秀玲小姐，現任本館閱覽組約聘助理研究員。